

释梦者

阿北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

释梦者

阿北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释梦者 / 阿北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5063-7975-5

I. ①释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87848号

释梦者

作 者: 阿 北

责任编辑: 秦 悦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236千

印 张: 9.125

版 次: 2015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975-5

定 价: 3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在这个找不到北的鸟时代，我们仍在寻找着，直到找到找不到为止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- 第一章 梦 / 001
- 第二章 顶头上司 / 007
- 第三章 暴雨袭来 / 014
- 第四章 新闻发布会 / 023
- 第五章 潘雅洁走了 / 032
- 第六章 事件继续发酵 / 039
- 第七章 逆天酒吧 / 047
- 第八章 温泉之行 / 059
- 第九章 诱惑 / 067
- 第十章 各怀心事 / 079
- 第十一章 老总来访 / 089
- 第十二章 爱情任务 / 098
- 第十三章 爱情冷静期 / 108
- 第十四章 归乡 / 115
- 第十五章 不变的乡村 / 123
- 第十六章 哥俩大打出手 / 130
- 第十七章 父亲 / 141

- 第十八章 恩师的劝诫 / 148
- 第十九章 静怡咖啡馆 / 154
- 第二十章 好事从天而降 / 160
- 第二十一章 余思琴的心事 / 168
- 第二十二章 年轻的追梦者 / 176
- 第二十三章 任命正式下达 / 184
- 第二十四章 工作交接 / 192
- 第二十五章 漂亮的老板娘 / 199
- 第二十六章 生命的叹惜 / 207
- 第二十七章 关于梦想的诠释 / 214
- 第二十八章 寻梦乐园 / 221
- 第二十九章 第一个求助者 / 228
- 第三十章 调查 / 236
- 第三十一章 遭遇绑架 / 245
- 第三十二章 凶杀案 / 253
- 第三十三章 葬礼上的争吵 / 261
- 第三十四章 司机张楚的秘密 / 269
- 第三十五章 梦的实现 / 277

第一章 梦

路晓北又做梦了，那种满目凄凉之梦：冷风肆虐地横扫秋季的大草原，太阳低垂于天际，树木躁动不安，到处一片昏暗，一片混乱。他与潘雅洁行在这一片广阔的天地间，看不到别的人影。天边炸雷轰动，他和潘雅洁争先恐后地跑着，寻找藏身之处。雨落下来时，他陷入一片巨大的沼泽里。气温开始下降，他吭吭哧哧地往上爬，雨点犀利地从头上砸下，在他身旁泛起巨大的水花。潘雅洁笑着向后跑开了。他大声地呼喊救命，可迎接他的，只有怒吼的风声。慢慢地，他失去力气，四周的泥沼开始漫过他的脖子、嘴巴、脑袋……

他双手努力地去抓些什么，可是却落到了潘雅洁温热的胳膊上。他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口鼻里还残留着泥沼散发出来的恶臭气味。他全身湿漉漉的，就像刚刚经过拼命的挣扎。梦境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，炸雷还在耳畔回响，这令路晓北心生恐惧。

潘雅洁还在熟睡，他不忍心叫醒她，睁着眼睛直盯着天花板。第一缕曙光已经涌进卧室，可以朦胧地看清房间内物体的轮廓。他把目光转到闹钟，凌晨五点，还有两个小时，才到他起床的时间。

这是第三次做同样的梦了。从上周六也就是进入九月份开始，这个噩梦就像鬼魂那样，紧紧地缠绕着他，总是在这个时间，把他惊醒。他有一种极为不好的预感，可他却弄不清楚，它

预示着什么，这让他常陷于一种莫名的虚无之中。

梦境对别人而言，或许是大脑意识不清时，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错觉，但对于他，却非如此。它就像是一种预示，征兆，或者称之为超感官知觉的第六感。以前，他还读中学时，有一次曾梦到祖母，祖母最疼爱他了，在所有的孙子当中，只把他当宝贝一样，天天宠着，但在梦境中，祖母却背对着他，无论他怎样叫喊，怎样努力，都不能与祖母照面。第二天，他就接到消息，说祖母去世了。祖母可是一点病都没有呵，身体健康得很，农忙时还下田收割麦子呢。还有一次，是他读大二那年，他梦到了小时候的玩伴路虎，路虎全身湿漉漉的，无论他怎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路虎都一语不发。那个周末，他像往常一样，打电话回家时，母亲告诉他，路虎在救一个落水的孩子时，不幸遇难……

他之所以将那两个梦境记得如此清晰，是因为他平时很少做梦，更确切地说，他做梦的次数平均下来，一年还不到一个。他曾经对此产生过疑惑，怀疑自己出了问题，他查阅过很多资料，都毫无结果。每次别人向他谈起，自己在梦里如何如何了，他只能微微一笑，说不上什么话。但如今，这个梦又预示着什么，他不知道。他睁着眼看洁白的天花板，似乎希望能够从那白中寻找出另一种颜色来，好像另一种颜色出现了，就能给他带来启示。

阳光渐渐涌进来，在卧室内折射出令人舒心的温暖。他在床上坐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取出烟、火机，点燃。或许是听到了响声，潘雅洁翻了个身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含糊不清地问：“嗯？”

“继续睡吧，时间还早，该起床时我叫你。”

“怎么醒那么早？睡不着？”

“没事，你睡吧。”

“嗯。”依旧是含混不清的声音，仿佛是从喉咙里直接翻滚出来的。她又慵懒地翻了个身，背向着他，很快便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他缓缓地抽着烟，眉头紧锁。他像一只受到惊扰的小动物，愤怒、迷茫进而困惑。他打量着房间，依如往常一样，干净，整

洁，亲切，安适。他和潘雅洁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幸福的时光，眼下，这种幸福还在继续着。那么，是不是因为这种幸福，让他对婚姻产生了一种恐慌？上周五晚上，他和潘雅洁商定，今天去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。可他在网上查了婚姻恐慌的各种症状，没有像他这样，连续几日，重复着同一个梦境的。他扭过头去，看着潘雅洁。他不止一次观察过她的睡姿，像个孩子那样，四仰八叉的，毛巾被踢到了地上，枕头歪到了一边，浑身赤裸。但她睡得很甜，像从来都不会做噩梦似的。

不知不觉中，烟蒂烧到了手指，钻心地疼。他把它在烟灰缸里摁灭，再一次躺下，期冀在最后一个小时内再补一觉。他太缺觉了，每天晚上要么是加班到深夜，要么就是无休止地应酬，从没有在十二点之前上过床。但他无法入睡。刚开始，他没有注意，认为这只是因为劳累或别的什么而一时的噩梦罢了，他想像别人那样，把这种陆离奇怪的梦，当作是人生必经的历程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这个梦重复出现，每次醒来时，他都是浑身湿漉漉的，像刚刚干了一仗似的。自从住进这里，他房间里的空调从来没有开过，大自然给予了他最惬意的休息环境。就是在炎热的夏夜，与潘雅洁惊天动地地做一次爱，他也没有像现在这般，全身湿漉漉的。昨天，潘雅洁问他，是不是身体出了状况，还亲自陪伴他到医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，一切指标都显示，他比任何人都要健康。

七点钟是他的起床时间，具体来说，是他一天开始忙碌的时间。他走到窗前，暗黄色厚厚的窗帘已被海风顽皮地掀开，阳光从那条缝隙里挤了进来。他将整条窗帘拉开，卧室内瞬间被阳光塞得满满的，一屋子的金黄。他站在窗前，向对面的大海望去。海风迎面扑来。太阳早已跃出了海面，预示着又一个好天气。

他走到衣柜前，取出潘雅洁星期一穿的衣服。潘雅洁喜欢按自己固有的模式做事，穿衣服也是如此。在衣柜的架子上，路晓北为她的衣服贴了标签：星期一、星期二……她也乐于享受。路

晓北把衣服放到床头柜上，然后开始准备早餐。

伴随着鸡蛋火腿在滚烫的油锅内“哧哧啦啦”的声音，榨果汁机也不甘平静，好像加足马力的发动机，载着整瓶切块的苹果，“嗡嗡”地响着。不一会儿，路晓北就把鲜美的苹果汁及火腿煎蛋，端上了餐桌。

潘雅洁在市中心区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，她的职务是主任助理，上班时间比较规律，而他则常常加班，有时忙于应酬，深夜才归。但这个女人喜欢睡懒觉，每天不到最后一分钟，绝对不想离开床铺。这段时间，每当他全身湿漉漉地从梦中惊醒，看着她熟睡的裸体，总是忍不住在想：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睡眠，哪怕一次，那就好了。可现实是，他躺在床上，身体非常困倦，脑袋却异乎寻常地清醒，工作与生活中的各种琐事，像放电影似的在他脑海里来回播映。他的脑袋和身体像是分裂了，无法用统一指令来指挥。直到七点钟，他全身慵懒地从床上爬起，大脑与身体这才统一起来。

路晓北走到床前，伏下身体，把嘴凑到她的耳边，轻柔地说：“宝贝，该起床了。”

“老公，你真好。”她迷迷瞪瞪地说，伸出双手，搂住他的脖子。

她穿衣服的速度，快得惊人。不一会儿，她就冲进了洗手间，“我妈昨晚又打电话来了。”她的声音从洗手间里传来，伴着水流的哗哗声，清脆而生动。

“嗯，”路晓北坐在餐桌前，开始慢慢吞咽他的早餐。他不着急离开，公司的车还要半个小时才能抵达小区门口。他有足够的时间，享用他的早餐。

“我告诉了妈妈，今天我们要去订婚的事情，”在洗手间里，潘雅洁正在把各种护肤品往脸上涂抹，映在镜中的粉脸微微露出无奈的表情，“你也知道，老人为我们的婚事操了多少心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

从洗手间里出来，她坐在餐桌前，脸上容光焕发。“她比昨天多用了五分钟。”他想。

她端起果汁，一口气喝了半杯，她的目光没有离开她的早餐，把一筷子火腿煎蛋送进嘴里，“妈妈在电话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叹息，我想我们已快要令她失望了。”

“这次不会了，”他已经享用完了他的早餐，望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生动的脸庞，清晰地看到了一丝担忧。他极力使自己的声调显得很轻松，“相信我，你为我付出的一切，我都牢记在心。”

“我相信，我相信你爱我，也相信我们的爱情，”她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“只是，每次想到，别的女人结婚都会害怕、兴奋得发抖，而我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向后拖延，没有了一丁点兴奋的感觉，就好像我要逼着你娶我一样。”

话虽如此，她依旧没有抬起头，快速地消灭盘中的食物。她坐在他的对面，阳光从背面打在她的身躯上，但没有反照，她光滑的肌肤立即将它们吸收进去，发出更加耀眼的光泽。她身上穿着一套职业短裤，那让很多女人感觉难看的职业装，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感。真是一位可人儿呢！他一动不动，只是不时地把香烟送到唇间，吸上一口。待那呛人的烟雾在肺里环绕一周，从他的鼻腔内出来，他说：“你想得太多了，宝贝儿。我怎么可能会有那种感觉呢？”

“你确定今天不会再有意外了？不会像前几次那样，有突发事件？”

“不会的，放心好了。”路晓北许诺道。看她的脸上仍旧布满忧郁，他再三保证说：“就是有天大的事情，我也会抽出时间来的。地球离开谁都能照常运转，工作上的事情，也不是说非得我做不行。”

潘雅洁笑了：“老公，你真好。不过，你要是早这样做就好了。其实，也不是我着急，关键是老人想抱孙子，都想疯了。”

“我能理解。”他从餐桌前站起身，“我也该换衣服了。”说

完，他转身走进卧室，在穿衣镜前把衫衣的下摆扎进裤子里，仔细地打好领带，又整了整西裤的裤脚。他对着镜子审视那张英气逼人的脸，突然间又想到了那个梦，它就像一只暗藏杀机的狮子，在张着血盆大口，准备随时将他吞噬。他全身的肉跳了一下，逃也似的离开了镜子，又一次走进餐厅。

潘雅洁已经吃完早餐，正把餐具放进洗碗盆里清洗。看看时间，已经是八点十五分了。“我公司的车就要到了，我先下去了，你也不要太迟了。”他说，“下午三点，我忙完公司的事情就直接去民政局，到时候，你乘出租车过去，我们四点钟在那里碰头。”他把鞋子换好，把手机装进公文包，没等潘雅洁回应他的话，就打开房门，走了出去。

第二章 顶头上司

路晓北是位建筑工程师，家住豫东平原的一个小镇上，几代人都是农民，所以，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农民的质朴。虽然从大学时代他就已经离开故乡，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，可家乡的方言以及浓重的乡音，仍不时从他口中蹦出来。他凭借自己的不屈不挠，用了比别人都要短的时间，从助理工程师做到了高级工程师。但项目经理赵长盛仍然常常取笑他是位“乡村级的大师”，他对此并不介意，因为他觉得，有些东西是需要人用一辈子来坚守的，譬如爱情，譬如血性。

刚才，他用寥寥数语安抚了潘雅洁的担心，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”在电梯里，他反复想道，“我都要向赵经理请假，他一定会理解我的。我可不能让一个女人，无休止地等待下去。”

可走出电梯，在铺着鹅卵石的花园小道上，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在他左边，一人多高的灌木丛掩映下，是一个露天游泳池。游泳池有一百多平方米那么大小，池中的水清澈透明，站在池边，透过明亮的水，能够看得清楚每一块瓷砖的姿态。还是在它刚建成投入使用时，他曾与潘雅洁在这里游过几次。那时，他的工作没有这么忙，也不用每个晚上都要应酬，或者是加班，早晨，他能够早早地起床，在里面游上几圈，然后，一身轻松地去上班。

后来，随着职务的提升，他变得更加忙碌起来，游泳，对他来说，成为了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。只是，不久他就发现，每天早晨，在他上班的时候，游泳池里总有一个有着优美曲线的

女子，在那里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刻。此时，他正贪婪地朝着那优美的曲线望去。池边的一张躺椅上，搭着一条洁白的浴巾，同那女子的肌肤一样，洁白得让人不忍触摸。

年轻女子似乎没有想到会有人偷窥，或者，她压根儿就不在乎，她把整个身体都埋在水里，全神贯注地游着，平静的水面随着她嫩芽般白净的手臂的挥舞，溅起灿烂的水花。那专注的神情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因她而存在，那天，那地，那水，那空气，那花草，那在灌木丛中偷窥的男子。她时而翻身，滚动，动作并不明显，可却很优美，脖颈伸得长长的，身体柔软地扭曲着。

路晓北喜欢一切美的事物，他甚至想到了瑶池这个美妙的词语。眼前的画卷绝对是鬼斧神工：那匀称的胴体，滚圆后翘的臀部，丰满前挺的乳房，蜂子般的细腰，洁白的肌肤配上粉红色比基尼泳衣，组合成如此完美的曲线，他相信，就是再高明的画家，也无法用手中的神笔，描画出如此使人陶醉的意境。

他去过许多海滩，这座城市的，外地的，以及国外有名的旅游胜地，他曾见过许许多多各种肤色，穿着五颜六色泳衣的女子，那些女子也曾如眼前的女子一样，柔软的身体在浪花中穿梭。有的女子还像她一样，富有立体感，曲线柔和，像是多情的手花草，偶有微风吹来，就会摇曳美丽的身姿。但他总感到，她们太吵了，颜色过于缤纷了，嗡嗡的话声不绝于耳。她们的笑有些夸张，不真实，不像是发自肺腑的，反倒像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，而故意发出的。尤其是他看到她们把垃圾随手乱丢，她们走过之后，海滩就变成了垃圾场，各种果皮、塑料袋、烟头等，遍布满地，他就像是在刚啃过的苹果里，发现了半只虫子一样，要恶心上很长一段时间。

他忘情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，仿佛他与她之间，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联。他的身体受到了刺激，感觉到某个部位在渐渐增大。眼前的女子与自己的女友不同，她的美是开放的，是由内而外，发自她原始的本性的。而潘雅洁则是内敛的，典雅的，小家

碧玉的。这两种美他都欣赏，他都喜欢，但同时，他也明白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，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，会想方设法把好的东西，都尽量地归为己有。他已经拥有了潘雅洁，他不会再对别的女子动心思。

但他仍可以欣赏，远远的，如目前一样，尽管这不怎么光彩，被人撞见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只是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冒险，再说了，谁又能够阻止别人，去追求美呢？

几分钟以后，他的手机响起，清脆的声音打破了这美好的寂静时刻。他的神经先是紧绷了一下，接着，脸如往常一样，红了起来。他看到游泳池里的女子转过头来，她没有大呼小叫，她停止了正在进行的游水动作，冲他笑了笑。这笑无疑让他的脸更加红了。他来不及弄明白这笑其中的含义。他已经无暇思考这些了，每到这个时候，他总是像做贼似的，快速地逃离了作案现场。

他住的这个千基豪苑花园小区属于高档住宅区。整个小区临海而建，小区内拥有二百米的原始生态海岸线，在整个城市里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。两年前，小区刚开盘时，赵长盛告诉他，这里的房子将来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。在赵长盛的说服下，他动了念头，用全部的积蓄付了首付，又从银行按揭了二十年，终于购买了他现在的这套房子。两年来，这里的房价已从原来的每平方米一万六千元，上涨到了三万八千元，即使现在转手卖掉，他也能从中获益不少。所以，每次想到这些，路晓北就充满了兴奋，人也变得轻盈多了。

在小区门口，保安员冲他来了个标准的敬礼，用遥控开关帮他开门。他知道，这都是赵长盛的原因。两年前，赵长盛带他来看房的时候，找的是这个小区的一位负责人，赵长盛介绍他是公司里最有实力的年轻人，将来很快就会取代他的经理位置，要那位负责人好好地关照他。自从住进这个小区以来，路晓北还真的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道大门，尽管他的口袋里时刻装着这道门的IC感应卡。

路晓北向保安员说了声谢谢。他刚从那道电子自动感应门里走出来，公司的中巴车正不偏不倚地停在大门口的正中央，车门开着，正等着他这位最后的乘客。他步履轻快地走上车，在第三排的位子上坐下。车上的座位几乎是固定的，几乎完全按照会场上的排序。他走过赵长盛身边时，赵长盛底气十足地说：“还是路大师架子大，每天都要让我们这些人来接他。”

赵长盛是个浓眉大眼的中年男人，坐在第二排的位子上。虽是天风建筑公司第三项目部的经理，项目部配有小汽车以及司机供他使用，但为了与下属拉拢关系，他上下班还是选择乘坐中巴，当然了，必要的应酬除外。“怎么敢劳您与各位的大驾呢。”路晓北与他的关系是情同手足，从容地回应道：“我与司机师傅都说过好多次了，说最先过来接我，然后再去接你们各位，谁知道他总说这是规定的路线，不能随便更改，还说这条路线最能节省时间。这让我也没有办法呢！”路晓北知道，赵长盛根本就不会为这么一件小事介意的，他这样说，只是在开玩笑。

果然，赵长盛没有再说些什么。中巴车安静地向前行驶着。其他同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记不起是谁说过的了，同事是上辈子的冤家，这辈子讨债来了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，他们什么时间会在你背后来上那么一刀，你不得不提防着，时刻将心底的那根弦绷紧。这话似乎有些道理。赵长盛就曾说过，两年前，合水镇的党委书记因贪污罪被判了刑，到判刑时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揭发的，他认为自己的行为算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了。后来，他还是从媒体那里知道了，揭发他的竟然就是他的司机。路晓北的公司就在合水镇，他还与赵长盛一起，同那位书记吃过饭，书记的事情让他感受很深。不过，他还是不认为那句话就是正确的。

八年前，他刚从大学念完硕士，所面试的第一份工作，面试官就是赵长盛。路晓北学的是土木工程，应聘的职位是助理工程师。天风建筑公司，在沿海这座城市的建筑行业里，是数一数二

的，而这座城市又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在这里排列前位，意味着在全国的排名也是前列。所以，在面试时，路晓北的心情极为紧张。倒是赵长盛，看了他的简历之后，象征性地问了几个专业性的问题，就告诉他通过了初试。接着又经过几轮“厮杀”，他终于“杀出重围”，脱颖而出。入职后，他发现赵长盛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。赵长盛看到他，亲切地说：“我一早就确定是你了！”那一刻，路晓北的心里充满了温暖，对这个精明干练、性格直爽的领导，充满了好感。

工作没多久，路晓北发现，每到下午四点左右，他就饿得难受，或许这是脑力劳动者的通病，他询问了几位同事，都是如此。他向赵长盛建议，买些吃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。赵长盛二话没说，立即掏出五百元钱，安排一名司机，同他一起去买。在临出发之前，还特别交代他：“你可以买两件罐装啤酒，放在你的柜子里。”他喜欢喝啤酒，他不知道赵长盛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，但那一刻，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，认为自己跟对了领导。从那个月起，赵长盛每个月都会拿出固定的金额给他，让他负责采购办公室食品。几年过去了，他的身份从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，再到如今的高级工程师，四点钟“下午茶”的习惯从来没有被打破过。这一点让同事们都对十分羡慕，而每到这个时候，他总是很谦虚地说：“我只是负责给大家跑腿。”

现在，大家依次用眼神与他打过招呼之后，便躲在各自的小天地里，用手机玩游戏，上网看新闻，或者是看视频听音乐。想到早上的梦境，路晓北自问道：“如果梦里面的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不知道赵经理会不会伸手拉我一把呢？”当然，他也不知道答案。发了一小会儿呆，他从公文包内掏出手机以及耳机，把耳机塞进自己的耳朵里，很快就沉浸在手机的音乐中。

下车时，路晓北看了一下手表：八点五十分。其实，他不用看表，也知道时间。从千基豪苑花园小区出来，要经过三个路口，其中会在一个路口等红绿灯，过了红绿灯之后，中巴车驶上